

人是一个小宇宙

都俞吁咈

奇葩不过是三焦

五精并行

独木不成林

所谓真人

三位一体

风

厥逆

拘急

虚实

精神

走过那座桥

察色按脉

以心会心

观一叶而知天下秋

以平为期

脏腑六系

# 岐黄思辨录

中医

◎ 洪泉 著

# 岐黃思辨录

中醫

◎ 洪泉 著

CIS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岐黄思辨录 / 洪泉著. --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9  
ISBN 978-7-5710-0987-8

I. ①岐… II. ①洪… III. ①中国医药学 IV. ①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09890 号

QIHUANG SIBIAN LU

### 岐黄思辨录

著 者：洪 泉

责任编辑：王跃军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16 号泊富国际金融中心

网 址：<http://www.hnstp.co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hnkjcsb.tmall.com>

邮购联系：本社直销科 0731-82194012

印 刷：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大星村 343 号

邮 编：410153

版 次：202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8.5

字 数：382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710-0987-8

定 价：89.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诚然，中医学孕育于中华文化，植根于人民大众，其思源肇兴于上古，其理论奠基于《内》《难》，其方术首彰于仲景，历数千年之传承而源远流长，经亿万次临床而普济天下，为我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竭尽精诚而奉献丰硕。但近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攻击，中华文化亦随之受西方文化渗篡污毁之冲击，西风东渐之后，还原论之思维、资本营销之观念导致中医学蒙尘受诟，迷信之诬、巫术之斥、废存之议等，时有沉渣泛起。进入 21 世纪，“东方之狮”觉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力扶持促进，将发展中医药事业纳入国家战略，中医学将遵循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沿着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之方向继往开来，阔步前行！此为中医学之幸、中国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人类健康事业之幸！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礼记》曰“苟日新，日日新”。值此全民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之新时代，中医药学者以及致力中医学传承创新之跨界学科学者，均当勤求古训、博采众长，追本溯源、阐幽发微，砥砺奋进、自强不息，以强健我中华医学之筋骨。

《岐黄思辨录》作者洪泉，乃山西大同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之教研员也！而其先严则毕业于上海医学院，专修皮肤科学，但常以中医药治病救人。自其先严见弃之后，洪泉虽以执教为业，但时常反思、比较中西医学之异同，深感中医学之博大精深，遂发奋攻读，务求明辨中医理法方药，孜

孜不辍十数年矣！日积月累，综合古典哲学、古文字学、现代医学，从理、法、方、药探讨中医学思维之关键所在，力图阐明三焦、经络系统之实质以及舌诊、脉诊的原理等重大理论问题，首倡“中医的最大特点是物质、功能、调节三位一体的生理、病理观”“脏腑六系”之说，并围绕脏腑六系理论结构，从方证入手，探讨《伤寒论》之精义。凡此，皆力求立足传统、汇通中西，志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终成五十万言之新著，名之曰《岐黄思辨录》。通观全书，堪称适合中医理论研究者、临床医师和传统文化爱好者之优秀读物。

余嘉其志行坚韧清俊、跨界融合奋力向前，故乐为之序！

孙光荣

二零二一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

【序言作者】孙光荣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后导师；第二届国医大师；第五届中央保健专家组成员；首届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执行委员；首届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世界上有两种知识。

第一种知识叫命题，像“ $2+2=4$ ”那样的。这种知识，只管处理头脑中的概念，不代表对任何事物的看法，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这种知识有个突出的优点：只要你我对“2”“4”的看法一致，对“+”“=”之类的操作也没有分歧，那么当我们看到“ $2+2$ ”时，就一定会共同承认“4”这个结果，而且还不仅是我，只要是心智健全的人，只要他头脑中的概念、规则和你我一般无二，那结论保证是一样的。最妙的是，命题知识还能推论，能证明。例如，我知道5个1相加是5，又知道“ $2=1+1$ ”“ $1+1+1=3$ ”，那我立刻就能推出“ $2+3=5$ ”，而且一旦推出就永远是正确的。

第二种知识叫意见，像“人都有死”这样的。意见，总是对什么有意见，这就麻烦了。因为命题，不管多复杂，总归是我想出来的，它的方方面面我都很清楚，不需要时，我还可以把它搁置在一边，或干脆遗忘，对于意见就不行了。意见的对象不属于我的世界，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将去哪里，还有哪些性质，我和它之间隔着鸿沟。我要了解它，就必须先做两件事。首先，要把对象改造成我可以理解的样式，就是用感觉特征描述它，这个步骤叫转换形式。比如，你要了解一块石头，当然不可能把一块石头装进头脑，因为你的头脑只能加工石头的感觉特征，这个感觉特征，才是头脑可以理解的。其次，对这个感觉特征，我只能用现有的规则去处理，这个步骤叫综合加工。比如，我可以把石头看成圆的、立体的，有硬度、有色彩的，等等。通过这两步，我就跨过了鸿沟，可以了解石头了。

这个办法百试不爽，好像没问题，只是有一点：对这个“感觉特征”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的感觉、我的感觉如此不同，天知道哪个感觉才代表对象本身？庄子不能肯定自己的梦与蝴蝶的梦是否同一，我也不能只凭着感觉就认定对象的存在。苹果这个概念我能想到，但它实在吗？我感受到的苹果，一定是放在某个地方，能摸、能看、能嗅、能吃的东西，不是概念，更不是臆想。但是，我感觉不到的，就一定不存在吗？我没见过古希腊人柏拉图，他不存在？或者，你感受到的，就一定存在？你一个人的感觉难道比其他人的更权威吗？再者，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东西就一定存在？也不一定，而且更麻烦。因为，所有人究竟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是指自古以来的、曾经的活人？那柏拉图见过苏格拉底，我没见过，我现在正使用的电脑，柏拉图也没见过，苏格拉底和电脑都不存在？没这个道理。凭感觉就确定什么东西存在，或不存在，这真的不行；人没有权力对存在说三道四。

但是，最麻烦的还不在这儿。不能确定，那就不确定嘛，反正也不耽误你思考。可是，由此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思考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如果不对，那我们岂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了知识了；如果对，那拿什么来证明呢？为解决这个难题，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搞了一个方案。比如，他想知道热是怎么回事，就把所有热物、冷物的属性一一列出来，然后比较，这样，凡热物之特有、冷物之绝无的属性，便是热的本质了。这个方案他称作新工具，我们叫它实验。如此得到的意见好像更可信，不能再叫意见，改称科学。几百年来，靠着这个方案，人们建筑起现代科学的大厦，甚至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只有如此这般获得的意见才是被证明了、可靠的、科学的知识，用其他方法得到的，说白了吧，无异于梦呓。

实验真能证明什么，它的结论像命题那样坚固不移吗？很可惜，我看不是。做一个实验当然希望结论是普适的，对所有适用对象都成立，但这个“所有”却大成问题。我要了解人的某个性质，能把所有人都放在实验桌上吗？如果不能，凭什么说你发现了关于人的真理呢？也许你会说，我是严格限制了条件的，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真实的对象都存在于你这个“严格限制了条件”的环境之中吗？显然不是。这个“所有”，实际上把任何实验结论都割裂成了两段：看到的这一段已经发生，大家都承认，

没看到的那一段只是信仰，不能确定；实验不过是提高了概率，增强了信心，要说证明，那真的没有！

中医的知识很怪，它既不是命题，也不是意见。它不是在严格限制了条件的前提下，经过比较产生的，但历史足够长，经验足够多，医者甚至亲试药饵“三折肱为良医”，说它有经验基础，没人可以反对。但是，经验对中医来说并非唯一，原始哲学甚至更为重要。比如，那些饱受诟病的阴阳、五行之类，若删去不讲，中医还真就什么都不是了。中医有经验基础，但更接近哲学，很特殊。

哲学是命题，还是意见，我不知道。若是意见，那就能用新工具了，可谁又能在严格限制了条件，经过比较，实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呢？若是命题，谁又能像作数学题那样证明一个哲学结论呢？无经验，哲学便无根基，无命题思辨，就不会有任何哲学。可是，这都不是要害，关键在于，哲学因为命题的性质，你就不能反驳它，又因为经验的属性，你就不能完全相信它；哲学无对错，你不能说哪一种哲学更正确。例如，唯心论者倾向于用我思证明我在，但唯物论者不这么看，他们会说，没有我在，你拿什么去我思？而唯心论者也会反驳，你都不能确定我在，凭什么说我在是我思的前提，除非你认为我在是无需证明的。但你要证明我在，怎么证明呢？难道我思不是最好的证据吗……像这样的争论，我相信是没有尽头的，而且都会在触碰罗素悖论时败下阵来。但是，这对于我们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原始哲学究竟能不能相信？

在我看来，原始哲学主要有两个特点：用神的意志解释一切，用比类于象的方法思考一切，这是时代使然，没有办法。但是，很早以前，在我国最晚也是在孔子的时代，神作为一个元素已退出了哲学。我们今天看老庄，或《易经》，绝无神的踪迹。“子不语力、乱、怪、神。”这不仅是个人信仰问题，也是时代气象。但另一方面，比类于象的思考方法却遗留了下来，阴魂不散，成了古典哲学的一个小尾巴。什么叫比类于象？在原始语言中没有真正的抽象概念。先民们想要说“热”，通常会说“太阳”，用“太阳”这个象比拟于“热”这个类。所以，原始哲学给你的概念，都是比喻，不是定义。对这一点，孔子看得很清楚，所以才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就是用文字、言语都讲不清楚了，可以拿

象去比喻。在中医，的确有不少这样的东西，如阴阳、五行之类。比类于象也有优点：象这个媒介，能把你想清楚的，没想清楚的，根本没想过的，联想、想象，甚至妄想的东西统统固定下来，但缺点也十分突出。这种方法，用作艺术表现那是唯一的，用作科学表述却满身毛病：它是雾霾里的珍宝，你看不清楚时就只有糊涂；时过境迁，本义泯灭，新意滋生，后人不明原始，必然争论不休，每每需要从头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发现中医，莫衷一是，疗效如何，全都付与了传说！

中医太特殊，意见不是意见，命题不是命题，既像科学，更像哲学，而且理法浩繁，学起来真不容易。所以魏晋以来，人们花了很大功夫去梳理前人经验，力求弄通原理，以简御繁。杨上善把《素问》《灵枢》打乱，一条条分别纳入阴阳、人合、藏象、经络、俞穴、身度、营卫气、病机、气论、风论、邪论、伤寒、杂病、诊候、摄生、设方、补泻、针刺等大纲之下，此后滑伯仁归为十一类，张介宾归为十二类，沈尧封更简化为平、病、诊、治四类，与今天的理、法、方、药很接近，比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诊法、治则、针灸、摄生九分法还要简约。同时，随着西医传入，从明末始就有人想拿西医阐释中医。如王清任，他感到中医解剖自相矛盾，花了四十几年时间到处看尸体，但以他的方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唐宗海想用西医证成中医，但他先就认定了中医好过西医，古人远胜于今人，结果难免强加比附。临床最有成就的张锡纯，只是拿西医增进自己对中医的理解，虽有实践，却难成体系。陆渊雷不否认中医有疗效，但觉得理论不科学，《内经》没道理，想用西医理论代替旧说，而且讲得通就保留，讲不通干脆丢弃……千百年来，围绕中医理论的再整理，不能说没有成就，但结果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我学中医多年，深感古人言无虚发，笔无妄下，于是就想把经典再读起来，但真正学了，很多时候还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断断续续地在黑暗中摸索，觉得唯有通达古典文化，参详现代医学，才能辨明经典，洞悉岐黄。今不揣浅陋，将多年所得连缀成章，题为《岐黄思辨录》，若有益于世，则幸甚而无憾矣！

啰嗦几句，聊作序言。



第一章	人是小宇宙	(001)
第二章	都俞吁咈	(015)
第三章	奇葩不过是三焦	(032)
第四章	五精并行	(056)
第五章	独木不成林	(079)
第六章	所谓真人	(119)
第七章	三位一体	(129)
第八章	风	(150)
第九章	厥逆	(177)
第十章	拘急	(198)
第十一章	虚实	(216)
第十二章	精神	(238)
第十三章	走过那座桥	(268)
第十四章	察色按脉	(281)
第十五章	以心会心	(308)
第十六章	观一叶而知天下秋	(321)
第十七章	以平为期	(350)
第十八章	脏腑六系	(379)
附录		(433)

## 第一章 人是一个小宇宙

历史上某些时候特别奇异，让我们长久感怀。比如，公元前5世纪左右，人类好像突然睡醒了，小宇宙瞬间爆发：在希腊，苏格拉底和崇拜者们围坐广场边，讨论真理、善、正义；在印度，释迦部的王子辞家苦修，终于悟得大道；而遥远的东方，有位骑青牛的老者写出了如此金句：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第四十二章开头的这几句话，依我看，实在是对原始哲学最精妙的总结与背叛。但是，想弄懂并不容易，还是让我们从确实明白的地方入手吧。

首先，“三”是什么？三者，多也。在原始计数中，基数大多不会超过三，一旦超出必是大数，古人一概称作多，这是普遍的文化现象。我们看甲骨文一、二、三、四，都是一横划一横划累加起来写的，但到了五就非变不可，后来连四也变了，为什么？这个变，不是简单写法的变，而是复杂的计数法的变：前者是用本能数数，后者用了对位原则；思维变了，写法不得不变。万物纷繁，林林总总，谁能数清，所以必须是多；同时，世间万物有一个东西叫三吗？当然没有！所以，三虽然代表多，但只是一个名；三与万物是名实关系。

其次，道是什么？道这个字，金文写作“𡗗”，从首在行中，后世会意为所行之路，这对吗？不完全对。从原始文化一切神性的时代特征来看，这个首绝非一般的头，这条路也不是一般的路。我们看德字的金文写法“德”，是一个从心从直从彳的字。直的意思是正见，“直其正也”；它

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动词。在甲骨文里，正的字形，像直奔着某个地方而去的样子。据此，我们可以断定：道，其实是循着神道行走，德，就是领悟了神的旨意而照着去做，这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在原始文化中，事物变化的终极原因必是神灵，概莫能外，道也是神规定好的。这正是老子哲学的出发点，只是他把道德的神性外衣全扒了下来，还它们“万物为刍狗”的本性，这就与原始哲学分道扬镳了，意思也焕然一新：能解释万物变化的那个终极原因就是道；宇宙间最高的内在规定性就是道。

道的性质如何？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原来，对于道，我们最好闭嘴！道是不可知、不可名的，我们只能猜测：它是独一无二、从未改变、从未停歇过的，是万物之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有意思的是，2009年初，北京大学获赠一批西汉竹简，内有一枚《老子》简书，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道可道，非恒道毆；名可命，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现今通行的王弼本，将“万物”误改作“天地”，将“恒”易为“常”——避汉文帝之讳。名，自命也，有自我辨白的意味，命名、号称这都是引申义。老子的意思很清楚：明明白白可以遵循的道路，不是永恒的道路；明明白白可以辨别清楚的区别，不是永恒的区别。无，这是所以区别万物之始的；有，这是所以区别万物之母的。

必须说，这是极高的哲学智慧：我知道有种东西，我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但我就是不去分析它，为什么呢？我自己还是道的产物呐，怎么能站在道之外，说三道四呢？我知道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就足够了，再多说一句，那就是冒傻气！这种顶级哲学家特有的逻辑自觉，不

是任何人都能具备的。事实上，两千多年后，才有一个叫罗素的英国人看破了这一点，提出了罗素悖论，引发了哲学、数学危机，直到今天还没彻底弄清呐！

道显然是至高的本源，终极的内在规定性，但它只是一个名。被道命名的“一”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绝对的同—性，寂兮寥兮，独一无二。无差别，就不能分辨。无分辨，如何命名？不能命名，怎么言说？所以，道只是个理论假设，只是个名，就像几何里的直线、圆这类东西；它还有一个小名叫无极。极，就是极限。无极，就是无极限，也就是无限。无限了，那当然是绝对同一、绝无差别了。这种东西，你怎么命名，怎么言说呢？但是，绝对的同—，正因为它太绝对，所以是一种极端状态，而老子相信，凡极端的一定会发生变化，这就生出了太极。太极，即大极，也就是最大限度。什么东西有最大限度呢？老子说是阴阳。寂兮寥兮……在绝对孤寂中，绝对同一分解了，有了此在、非此的区别，产生了阴阳。

为什么“二”能生出“三”呢？“二”也是个名，阴阳也不能具体化。作为哲学概念，你完全可以把阴叫做此在，把阳叫做非此，或换过来也无妨，叫什么不重要，只需明白此在、非此作为实，要拿阴阳去命名就可以了。阴阳作为对立的两极显然有三种关系：阴太多而阳太少，阴太少而阳太多，阴阳不多不少，正好平衡。像“一生二”一样，前两种情况都是极端，物极必反，非变不可，后一种情形很稳定；要变的先不去管，稳定的该叫什么？当然叫“三”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系列：道是名，一是实；二是名，阴阳是实；三是名，多是实；多是名，万物是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概念的圈子里打转儿，讲的都是命题，不是经验；只有层次不同，没有关系差别：前者为名，是能指，后者为实，是所指；前面是一，后面是多。但是，到了三或多，我们就又到了一个关口：它是理性的极致，必然要变，三生万物不可避免。

这是一个精巧的、严密的、不含任何原始神秘色彩的思辨系统，是老子设计的宇宙模型，既是对原始哲学的总结，也是彻头彻尾的背叛：它不信神，改信理智了。从绝对同一开始，前者为名、后者为实，然后物极必反，生出了绝对极限，又从绝对极限，生出了相对平衡，最后，终于冲破了思想牢笼，闯入了万种万殊的大千世界。

其实，比较起来，更精彩的还是后面这句话：“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什么叫负阴抱阳？负者，持也；有所秉持，有所依据。抱者，包也，覆也；包裹覆盖。负阴抱阳，是说万物皆自内而持阴，自外而覆阳；也就是说，阴在内，是万物内在的规定，阳在外，是万物变化的条件；阴为阳之守，阳为阴之使，阴阳交合，乃生万物。冲气是什么？冲，读若动，和也。冲气，就是富于生机的和气。和气，就是阴阳和谐、不阴不阳的中气。所以，什么是万物？万物就是阴阳彼此矛盾又高度同一的东西，是内在与外在、此在与非此圆融一气的东西，它的特点就是冲气以为和、阴阳平衡。在我看，这才是中国古典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它非常聪明地避开了存在悖论，用同一性界定了特殊性，将此在与非此的尖锐对立化解于无形。其实，道理说破了也简单：若非高度同一的整体，又怎能说此物之为此物呢？天所以是天，就因为它的各部分都具有天性；人所以是人，就因为它的各部分都具有人性。一旦那非天、非人的东西多极了，可不就得转化为别的东西了吗？

此在、非此的高度同一决定了此物非彼物，而此消彼长又决定了此物变化为彼物。

《易解》：“自有而无谓之变，自无而有谓之化。”

变化其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无而有的生化，一种是有而无的运化，两者合起来才叫变化。其实，古人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式子：起、承、转、合。起，就是此在从非此中发生。承，就是此在发展壮大，与非此和谐相处。转，就是此在发展到极致，物极必反，表面上威风赫赫，其实阴阳离绝。合，就是新的此在、非此交合在一起，创生新事物。从起到承，

是此在的从无到有，也是非此的从有到无；从转到合，是此在的从有到无，也是非此的从无到有。从无到有谓之生化，从有到无谓之运化，生化、运化首尾衔接，往复循环，创生万象万物，不可分离，分离则万物湮灭。

变化，或物极而反，不是泛指，它有特别含义。总起来，阴阳的三种状态，实际就两种，一种是冲气以为和的平衡状态，一种是处于生化，或运化阶段的变化状态。万事万物，不是正在变化，就是暂时稳定，所以才那么生机勃勃。每一类有名有实的事物都是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异在的因素多到极点了，就会有新事物诞生——“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而“反者，道之动”！

我们今天读老庄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它的思辨博大精深，同时又生动好玩儿，特别是庄子，讲了大量的神话寓言，让人觉得饶有趣味，却又常常摸不着头脑。这个特点，其实是他们无法彻底摆脱原始哲学造成的。比如，他们讲阴阳，就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比喻出发，是像天地、父母的那类东西。这个特点，在老子哲学中不多，但绝非罕见，在庄子哲学中俯首即是，在中医经典中随处可见。

《素问·天元纪大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

天地是万物的上下极致，左右是阴阳升降的道路，天地交合，形气相感，化生万物。物质从无到有的生成叫生化，从有到无的更替叫运化。运

化、生化结合产生了五类运动方式，谓之五行：天气为火，地气为水，它们昭示了阳之行、阴之形；天气佑降为金，地气佐升为木，它们是扶助阴阳变化，启动和结束运化、生化的道路和过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但运化有多少，形质有盛衰，阴阳相互取用，在万物那里阴阳多少就彰显出来了，事物也因此而区分。

这段话猛听上去，简直像随意编排出来的宇宙神话，怎么天地还有了人性了？然而，这的确是古人长期精密观察研究出的成果。

远至殷商时代，中原只有凉热两季，四季并非分明。殷人虽有明确的四方、四风概念，但对于中的认识，文献阙如，我们还不敢说他们是很清楚的。可是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寻找大地原点了，其蛛丝马迹见于《尚书》《山海经》，最后他们在嵩岳附近，在特定的夏至日，惊奇地发现圭尺的日影消失了，中的地理概念由此确立。到了春秋时代，五方概念逐步成熟，且与五方神、天干地支联系在了一起。晚至《洪范》《月令》之时，自然气候四季分明，五行也获得了哲学意味，天干地支、五方神灵与之结合得日益深固，这些条件的成熟，终于使邹衍在引进了五行生克关系之后，完成了原始哲学的古典化，脱去了陈腐外衣，旧貌换新颜。今天，四季轮回、对流雨在我们早已是一个常识了，天地是万物的上下，左右是阴阳的道路，如此深奥的道理也不难理解了，唯一令我们疑惑，乃至不屑的，就是这个五行。但是，我们真的懂五行吗？

对五行的经典论述见于《尚书·洪范》。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这段话简约至极，让人摸不着头脑，必须从文字的本义去分析。

首先是这个行字。行，当读如杭，就是“景行行止”的前一个行字的读法，是名词，道路之义。但道路，我们已经申明，那其实是神路，所以五行，就是合乎神意的五类行止，用古典哲学术语说，就是合乎自然大道的五类活动。《洪范》讲：“我闻在昔，鲧殪洪水，汨陈其五行。”这就是

说，鲧治洪水时，总结出了五种合乎神旨的工作方法，叫做五行；这个行，不是行走的行，是个名词。所以，五行不是讲五味，更不是讲五物，而是讲五类做事的方法，每一类都合乎天地大道。

“酸者，酢也。”酸是个动词，主人向客人劝酒叫酸，客人回敬主人叫酢。许慎注曰：“关东谓酢曰酸。”这句话只有语音意义，是说关东地区管向主人敬酒叫酸，古音读如措。《说文》在下面还有一个解释：“酢者，醢也。”醢同醢，滋味浓厚之义，这是酸的形容义。可见，酸的本义并不指醋，或像醋那样酸的味道，相反的，《说文》讲得很明确：“醋者，客酌主人也。”酸、醋、酢是因为读音相近才混到了一起，本来是指客人向主人敬酒，又因为它通醢，所以有滋味醇厚之义。《洪范》所说的“曲直曰酸”，意思是可曲可直叫做酸，用的是这个字的形容义，即滋味醇厚，有酝酿的意味。

“辛，物成而收也。”金曰从革，从革曰辛。革，本来是剥去兽皮，引申为革新，这是物成而收一类的行动，而古人秋猕，本来就是准军事行动。辛是一种青铜刀具，圆刃长柄，可能原来是用来剥革兽皮的，后来才做了刑具。从革曰辛，意思是，纵情地剥革兽皮就叫做辛。所以，金在五行，不是指它的名词义，而是指它的动词义，有终止、肃杀、收获的意思。

苦，炎上曰苦，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发热。炎，甲骨文作“𤇀”，像一个人周身火热的样子，金文讹作“𤇁”，这大概就是《洪范》所本的文字，而《说文》更错误地解释为“火光上也”。苦，应是“酷”的假借字。“酷者，酒味厚也。”因此，苦原来是个形容词，就是像浓酒那样酷烈，令人浑身发热。

咸，即鹵字，西方咸地也，指古咸池，即今运城盐池。西，甲骨文作“𠂔”，对这个字的解释真是五花八门，连《说文》都错解为“鸟在巢上”，但同时又说“鹵，籀文西”，完全自相矛盾。如果我们结合历史去猜想，则运城盐池正在殷商西境，很可能就是西字的象形物。今天的运城盐池，